皇清奏議

皇清奏議卷五十

請關海口以暢河流疏乾隆二十一年陳世倌

大學士臣陳世倌謹奏為敬體聖主省方軫民之

盛心妄陳疏河禦災之管見以備採擇事伏查本年

閏九月原任蘇州巡撫莊有恭題報被水十三州縣內如

銅山邳州宿遷睢寧蕭縣安東沭陽連被水六年清河桃

源碭山沛縣海州則連被水五年大河徐州二衛則連被

水四年安徽巡撫高晉題報被水十州縣內除壽州不成

災外如臨淮鳳陽泗州盱眙則連被水六年宿州懷遠虹

縣靈璧鳳臺五河則連被水五年此特就乾隆十五年以

來被水情形如是其乾隆十五年以前及本年未報水災

者皆不在內夫本年上下江固所稱多黍多稌之樂歲也

而此二十餘州縣之民連年獨受其困哉皇上愛民

如子一聞災祲不待奏報立即發帑截漕蠲租賑糶無法
不備現今此等被水之區已蒙賑卹之恩蠲貸之澤又蒙
聖慈有加無已發帑一百六十萬兩留貯下江以備
賑濟此　聖主如天好生懷保萬民不使一夫失所之
至意也但　國家賦有常經民生所仰惟食若年年被水
歲歲報災　國家賑卹之典將何時已而淪胥之患何時
息乎欣逢我　皇上軫念民依再舉　南巡大典訪
求民隱此與　聖祖仁皇帝聖諭所云務將被淹州縣
之水災盡除方不負朕南巡救民之意先後同揆若合符
節誠兩江億萬蒸黎出昏墊而登衽席之時也臣不揣愚
昧敬求其故而備陳之查此二十餘州縣之連年被水者
由黃河南北兩岸創建減水閘壩分洩河流以致水緩沙
停河底日高河身日飽不能容納伏秋汛至南岸減下則

碭山懷遠宿州靈壁虹縣五河睢寧等州縣田畝被淹北
岸減下則豐沛桃源宿遷清河安東沭陽海州田畝被淹
兩均未有已也夫河不兩行治河不易之法也康熙十六
年七月河臣靳輔疏稱黃河南岸一決必由邸家白鹿等
湖以入洪澤湖助其滔天之勢撼擊高家堰一帶隄工各
隄即堅固如鐵亦必從頂漫過下海高寶等七州縣田畝
淮流仍舊旁洩仍不能助淮刷沙清口以下仍必淤墊此
南岸不治必壞運道之情形也北岸一決必由駱馬湖之
後橫衝邳宿運河將河底湖底積漸淤高一遇伏秋異漲
則濟甯魚臺嘉祥鉅野滕嶧之田畝必致淹沒運道隄亦
必潰此北岸不治必壞運道之情形也是黃河南北兩岸
之不可開放以分黃河之勢者靳輔固已言之鑿鑿無何
而康熙二十一年於黃河南岸則開毛城鋪減水壩一百

二十丈又建減水石閘一座又於王家山建減水石閘三座於峯山建減水石閘四座北岸則於大谷山建減水石閘一座蘇家山建減水石閘一座其意以為減下之水由小神湖出睢溪口入洪澤湖使沙澄湖底其清水仍出清口以助淮刷黃不思黃河斗水沙居其七所過之處無不淤墊現今小神湖侍邱湖白鹿湖以及林子孟山等湖早已淤平其灌入洪澤湖者沙澄湖內先已淤墊湖底湖不能容方且奔潰四出正靳輔所云淮流仍舊旁洩不能助淮刷沙者又何從收出清口刷黃之效乎靳輔當日寧不計及此特以徐家灣蕭家渡之決議以革職賠補故於兩岸分建閘壩以分水而保隄耳而後之司河者且稱為治河之第一人奉為成憲而不敢違也不已謬乎夫自毛城鋪一閘而減下之水奔注入湖浩浩滔天撼擊高堰勢不

能禦於是開唐埂六壩貫入高寶諸湖下海高寶興鹽等七州縣民田盡成澤國而湖水既分清口刷沙無力海口漸淤乃效潘季馴以隄束水之法於雲梯關外海口之內築隄二萬二千八百丈其意又將使水不旁溢專力攻沙以通海口不思潘季馴以隄束水之法止可施於內地之黃河而不可施之於海口蓋黃河挾沙而來奔騰浩瀚一往莫禦故堅築隄岸使水循隄直下則勢猛而沙隨水去若海口則每日潮汐二次以隄束水潮至則沙隨水進潮退則沙留隄根日積一寸積數十年計之其沙日引日長愈久愈堅是以靳輔所言往時雲梯關外即海自宋神宗十年黃河南徙至今幾七百年關外洲灘遠至百二十里此言俱在可考今自雲梯關至四木樓海口且遠至二百八十餘里夫以七百餘年之久淤灘不過百二十里靳輔

至今僅七十餘年而淤灘乃至二百八十餘里且此二百八十餘里之中昔年止有六套者今且增至十套與南岸之十洄上下迴抱形若交牙兜束河流至十曲而後出海然則今日之海口固不至斷潢截港之為淤而亦寔可謂之寬暢乎此皆由靳輔始則開南北兩岸以分黃之勢後則築海口兩隄以傳黃之淤節節相因弊所必至也若夫李家樓七十里無隄之處在靳輔當時原係九十里前河臣齊蘇勒加築二十里今存七十里相傳謂靳輔留以分洩黃水保護徐州城者臣始亦信其說及查康熙二十四年九月靳輔疏稱北岸李家樓起至大谷山止應接築大隄約長一萬六千丈束黃河異漲之水不使北侵以致碭豐徐沛四州縣田畝共在原估築隄三十萬丈之內因奉

聖祖仁皇帝諭旨令再行確議乃將最緊要之宿桃

清山安五縣河隄十四萬五千丈先為修舉而此九十里無隄之處特緩而未築耳不然黃河正身寬不過一二百丈即海口亦寬不過四五百丈計之不及三里何至洩水之支河乃留至一萬六千丈且既留一萬六千丈豈猶憲不足宣洩又於蘇家山大谷山各建減水閘一座此必無之事也特時至今日黃底淤墊日高水不能下即欲加倍而礙於下游之徐城勢有不可適有此無隄之處可以分洩水勢遂附會其說相沿至今習為常事耳查乾隆六年巡漕御史都隆額奏稱黃河自石林黃村二口北趨衝刷深闊竟與黃河平接流入微山湖微山湖西面已經淤高設全湖淤墊始則為患於民田久必有妨於漕運今自都隆額陳奏以來又十五六年矣黃河之水無歲不由此貫入微山湖本年孫家集潰決大溜奔騰而下拍岸盈隄魚

臺縣竟成水底蒙　皇上特遣部臣劉統勳會同河臣白鍾山星夜修築已報合龍又現議將魚臺縣另建城垣民生固可無虞失所但臣於乾隆八年曾帶領郎中明安圖用儀器測量徐州城外黃河面寬一百二十五丈今閱現在河面僅寬四十八丈則知數年以來河身更為淤墊夫以數千里奔騰浩瀚之黃水而束於四十八丈之河面勢必盡赴此無隄之處貫注微山湖而微山湖現在淤平即疏浚通流亦斷不能盡復全湖之寬廣則微山湖之水已無所容又加以黃河之水年年減下與運河僅隔一線之隄又勢必漫入運河而運道壞黃河絕運而過山東河湖之水不能順流而下必致倒流而魚臺金鄉濟寧曹單滕嶧諸州縣民田盡被淹浸則山東之民生亦因此受其病誠今日所當熟籌而急為之計者伏查康熙二十三年

聖祖仁皇帝巡歷黃河諄諭河臣靳輔云減水各壩
洩出之水作何善法歸海毋致淹損民田欽此是黃河分
洩之水允宜設法歸海方免淹沒民田之患也臣愚以為
欲救此二十餘州縣年年被水之災當先治黃河之淤墊
當先通海口之紆曲查海口十套之中惟二套四套六套
其長尤甚昔年靳輔曾於雲梯關外海口挑挖引河又於
南北兩岸築隄二萬餘丈皆於此處取土則知海口未嘗
不可施工況今日雲梯關外至海口皆成漲灘板土尚非
嫩沙無駐足之地可比應請照靳輔挑挖海口引河之法
於汛水未發之前照河身寬深丈尺各套直開挖引河兩
面各留數丈俟汛水漲發將兩面開通使二瀆直注出海
則衝刷有力雲梯關外河身不致紆曲海口日見寬深矣
但套雖挑通而兩隄尚在能保沙之不再停隄根乎方今

兩隄之內城郭營壘民田廬墓壤地相接又設有葦蕩營每年割取葦草以資隄埽之用未便遽議撤毁請先曉示民間以此兩隄遇有衝決不更繕治如畏水患各自遷徙則不數年兩兩隄自潰十套十洄將復為海口二清自可暢出矣至清口以上至徐州黃河數百餘里河底高於內地丈許皆成老淤水勢不能衝刷自非大加疏浚之工不可其疏之之法若何伏讀

聖祖仁皇帝諭旨朕由運河一帶以至徐州逆南黃河細加看閱見各隄岸愈高而水愈大此非水大之故皆由黃河淤墊甚高以致節年漫溢朕欲將黃河各險工頂溜灣處削直使水直行刷沙若黃河水刷深一尺各河水少一尺深一丈則各河水淺一丈如此刷去則水由地中行各壩亦可不用矣欽此大哉

聖人之言誠萬世治河不易之法也伏查乾隆二年

河臣白鍾山陳請挑挖引河免其賠補格於廷議未蒙准行然挑挖引河寬深偶致淤墊實非人力之罪曾經河臣張鵬翮奏請

聖祖仁皇帝允准免賠在案況今兩岸淤灘挺出河心上下形如交鎖若不竭力挑挖沙嘴則大溜不能歸中河流不能迅挽沙停河飽為害滋深伏請

皇上飭下河臣將凡係河身灣曲處所飭廳汛各員呈報河臣驗明丈尺挑挖之後計其工段按季報部彙請分別議叙其怠惰者參處如有應挑引河一例挑浚即或有河成而溜不掣然河身淤灘已經挑去河流取直亦於黃河大有裨益應請免其賠補則人自踴躍趨事而河流既闢刷沙有力矣其浚之之法若何查治河之具原有杏葉扒鐵掃箒混江龍等器查杏葉扒齒短而鋭挽以竹篙輕而無用混江龍排以鐵齒長至尺許墜以大石始達河

底河臣白鍾山曾令廳汎各員施用頗有明效但部臣劉統勳等試之以為無益臣因採其意而損益之請鑄鐵軸一具約長六尺上鑄鐵齒長三寸而銳其角一周凡三齒共列五周兩端貫以鐵鎖鎖務使直沉至底用船一隻夫四名首横木樑將鐵鎖分繫木樑之上用夫牽挽而行沿路深翻每十船為一排每十里置船一排先委賢心辦事之員沿途備細測量兩岸釘立木樁書明河底高低尺寸按月核其浚深若干尺寸以為賞罰如果深至一尺給以紀錄至五尺予以加級多者按此計算怠玩者分別恭處其已浚深者將船撥協隣近淺窄處所除雨雪日期外一排之船每日往回三次十日當可深一寸積一月計之當可深二三寸一年計之可深二三尺矣臣謹以鐵軸圖式進呈

御覽倘果可行請

勑河臣派委賢心辦事之

員先製十具量調浚船試演一月如果有益則請多用河
帑製備數百具將原浚船挑選應用不足者補造分段排
列河中實力奉行一二年倘有成效行見河底日深河身
日闢南北兩岸可以不分水勢則此二十餘州縣漸可免
被淹浸此臣所謂疏闢海口浚治河身為今日捍災之急
務也臣愚謬之見是否可行伏乞
皇上於南巡回鑾
至徐家渡時　特遣大臣會同督河諸臣自雲梯關外
海口上至徐州東至魚臺濟寧等處沿河相度將黃淮二
瀆有無可以疏治上下兩江被水州縣民田有無可以疏
涸山東魚臺滕嶧運道有無阻礙微山湖東面隄岸應否
幫築高厚悉心妥議具題次第舉行以副　皇上南巡
恵民之至意若夫清口之內向有爛泥淺裴家塲張福口
帥家莊四道引河總滙於三汊一河之內自東南直注出

口最為得力聖祖仁皇帝曾命河臣張鵬翮挑浚以暢淮流又於運口接隄一百數十丈以通三汊河之勢而於運河口門建一大墩使三汊河大勢直注清口惟一線四溜入運濟漕是以洪澤湖之水出清者刷沙有力而運河之口亦迴漩停蓄不至順流直瀉難以挽禦自移運口進下七十餘丈以避西風汕煽黃水之患將三汊河堵斷以作運口下岸於是淮水散消出口無復激射之勢運口又仰承在下淮水進趨入運而出清口者刷沙無力以致黃河北岸之楊家莊常實淺阻糧艘尚至起剝其弊未必不由乎此今蒙聖駕親臨高堰閱視工程其新舊運口情形聖明自有洞鑒固非臣愚所敢妄議者也

請定孟廟從祀門人以正祀典疏乾隆二十一年

孔昭煥

衍聖公臣孔昭煥謹　奏為請定孟廟從祀門人以正祀
典事竊查　國家尊禮先賢先儒列之祀典所以昭崇德
也鄒縣亞聖廟宋政和五年詔定配享從祀以樂正子配
從祀東廡九人公孫丑告不害陳臻屋廬連陳代公都子
高子盆成括子叔附祀唐儒韓愈西廡八人萬章孟仲子
充虞徐辟彭更咸丘蒙桃應季孫附祀宋儒孔道輔謹按
季孫子叔之所以從祀本趙岐注以二人皆孟子門人聞
孟子不受萬鍾之言而季孫曰異哉子叔亦疑其說而以
為可受也今既經朱子註明為孟子引季孫論子叔疑之
言則二子之祀似為無當又　孔子廟舊祀林放於前明
嘉靖間以家語史記俱不載弟子列罷祀今按高子論詩
孟子謂之曰固哉高叟其非弟子可知似亦應照林放之
例罷祀至告子論性至為性惡之言盆成括仕齊孟子有

未聞大道之語則均非孟門高弟矣再　文廟從祀神主
自前明嘉靖年間議定去侯伯封爵先賢則書先賢某子
先儒則書先儒某氏某至今相沿其制乃孟廟配享從祀
各主尚俱存封號亦未協禮制臣愚見孟廟從祀似應罷
去季孫子叔高子告子盆成括東廡祀公孫丑以下五人
移祧應次之韓愈附之西廡則祀萬章以下六人孔道輔
附之配享者則書先賢樂正子從祀者則統書先儒某氏
某於禮制似為妥協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　勅
下禮臣議覆施行

請定盜賣盜買祀產義田之例以厚風俗疏乾隆二十一年

莊有恭

江蘇巡撫臣莊有恭謹　奏為請定盜賣盜買祀產義田
之例以厚風俗事竊照直省士庶之家其篤念親支者每

立祀産以供先世烝嘗立義田以贍同宗貧乏其祀產義田歲所收穫除完納條漕及春秋祭掃贍給支銷外所有盈餘俱儲積以備荒年之用江省上年歉收億萬窮黎無不仰給
天府間有故家大族凡經議立祀產義田者該族貧民即係各勳積存田租贍養雖所養無多亦於荒政不無小補惟是祀產義田係屬合族公業近歲糧價增昂田土日貴即間有為富不仁之徒設謀誘買賄囑族中一二不肖子孫將所欲得田產私立賣契給與半價即令遠颺買者遂恃強佔踞硬收租利及控告到官每因得價者不能緝獲審結無期聽盜買者執業即緝獲審明又以例無治罪專條隨意擬結以致富黠棍徒無所顧忌犯者往往不少夫以子孫而私賣祖宗祀先贍族之產以豪富而謀買他族祀先贍族之產即屬不仁不孝皆不可以不

重治其罪伏查乾隆二十年十二月內提督衙門議奏嗣後如有不肖子孫將祖父墳園樹木砍伐私賣一株至十株者杖一百加枷號三個月十株以上即行充發奴僕盜賣者罪同盜他人墳園樹木者杖一百加枷號一個月其盜賣墳塋房屋碑石磚瓦木植者亦照此例治罪至於私買之人若不嚴加懲創則市井無賴貪利引誘盜賣弊端仍難杜絕嗣後有犯者請亦照盜他人墳園樹木例治罪其私砍樹木等物分別入官給主等因奉
旨依議欽此現准刑部移咨內外畫一辦理臣查砍伐樹木因已攸關風水覬覦若盜賣祀產義田則既絕其先世之烝嘗復絕其族中之生計其情更為較重應請嗣後凡有不肖子孫私賣祀產義田者即照私賣墳園樹木例一畝至十畝者杖一百枷號三個月十畝以上即行充發但無私買之

人則雖有不肖子孫無從覔售凡私買者皆由富室强宗

囫誘誅買而起以同鄉共井之人於他族祀產義田不得

諉爲不知乃忍心貪利圖謀若僅照盜他人墳園樹木例

治罪不足蔽辜應與私賣者同罪田產仍交原族收回賣

價照追入官其有盜賣盜買宗祠者亦照此例辦理並飭

地方官出示曉諭令各族將所有祀產義田坐落坵段各

勒石宗祠義莊並呈報地方官立案如此庶不孝者知所

懲儆而不仁者亦無所逃罪凡係祀產義田可以世守勿

替偶遇歉歲貧族皆有所賑貸而不至於流移似於興仁

教孝維風厚俗之道稍有裨益耳

請定稽查社倉之法疏乾隆二十一年 圖爾炳阿

河南巡撫臣圖爾炳阿謹奏爲酌定稽查社倉之法以

杜侵虧事竊照豫省各屬勸捐社倉現共六十萬四千石

零春借秋還以補常平所不逮利益農民莫善於此惟社穀歲有加增而社倉尚未完備每多零星散貯稽察為難以致社長暗地侵虧弊竇叢生又因經紀其事苟非濟有才具熟於書算者不克辦此其生監誠謹敦品者閉戶潛修不樂干預外事若肯膺斯役率皆藉口多事之輩其滋弊更甚於鄉民衿監固不可以充社長至鄉民之中稍有身家而才短于事或才堪辦事而家鮮殷實或以收放口費不敷往往畏阻不前迨至虧決有稱倉未建立零星散貯鼠雀為耗並翻騰無所晒晾不時紅腐浥爛者有稱地處低窪上蒸下濕氣頭服底霉變虧折者俱經臣嚴飭確查將侵蝕之社長悉行革退究處其虧穀力不能完已著落失察混報實貯之牧令賠補在案但以奉公樂善之美舉任彼一二不肖社長私自侵蝕殊非仰副 聖主阜

成兆民至意隨飭布政司妥議稽查之法以除積弊茲據

布政司劉慥詳議到臣臣覆加酌核逐一開列謹為我

皇上陳之

一社倉亟應添建也查雍正二年九卿原議社倉事宜內開收貯糧石目今暫于公所寺院收存俟息穀已多倣朱子社倉事宜成造倉廒收貯遵照在案今豫屬社穀已積至六十萬石從前雖建倉三五處然間數無多規模未備現今一邑之中每有積至二三萬石仍無倉廒可貯散漫無稽弊端易起是欲嚴社穀之無虧必須建倉以收貯應請按穀一千石設倉一所每所三間內以兩間貯穀一間空留盤量存放器具並照江蘇之例設立看夫一名平時上宿支更屆期出納即充斗級之事所屬斗斛等項准其逐一置備其倉式擬定款制酌定銀數頒發一律修辦如

前建之倉或不合式即令酌量粘補所需費用均動息穀變價辦理如一年不敷可作二三年分辦倉厫既敷則穀有收束可免散貯侵虧浥爛等弊矣

一社長宜酌增歲費也查正副社長掌管倉糧當春月出借秋日收納[illegible][illegible]催討非一二人所能辦理必須倩人幫助並一切紙張薪水等項亦在所必須乾隆九年雖經前撫臣碩色定奏按息穀十升內留穀一升以為正副社長雜項之用但社時捐穀無多經費亦省近年以來計收本息歲加充盈前定酌給一升不敷所費量為加增查江南福建兩省每息穀一斗分給正副社長二升既可以資公費復可以勵勤勞應請照該二省之例于息穀一斗內扣出二升除看倉夫每歲給五石以作飯食外餘為正副社長出入簿籍紙張薪水風耗鋪墊苫蓋晒晾搬運人工等

用如歲遇歉收例得免息還倉或本社收息無多而社長各費終不能免均應於上年所收餘息內支給仍將每年收支各數于社穀奏冊內聲明報部如此酌增之後倘正副社長仍有徇情濫借出入不公催收不力怠惰霉變等弊將社長分別究懲所虧糧石着落賠補如正副社長通同看夫挪移花銷虧空倉穀照監守自盜律分別首從治以應得之罪

一社穀按地畝酌借也查社穀定例衿監軍役及不務農業游手好閒之人不許借給其力田農民願借者先期報明社長該社長總報州縣於四月內定日給發又查福建定例出借社穀係按田畝多寡酌定穀數分別借給復令五人作保最為慎重今豫省事同一例應請照閩省之例按畝借給凡有地五畝以下者酌借穀三斗以此遞計自

三斗起至一石五斗止其有舊欠未清不准再借倘社長畏其煩瑣或囊借戶拖欠轉於殷實可信之戶成總寄頓及借逾定數即屬濫借應將社長責罰如有不肖之徒以社長為可欺恃强硬借騷擾倉場照例治罪至告借之戶正副社長未必悉皆認識應令地保將借穀領狀照門牌式樣備載借戶居處人口莊農隣佑等項再照閘省之例令五人作保鄉保作對彙交社長覆核如果相符造册二本留一本將一本同借領呈送州縣令定期飭令給散該州縣取具正副社長實散數目通報察核秋後還倉亦令社長刊刻收票隨收隨即出票給發執照仍登流水簿存查十月底呈請州縣覆查出具實貯無虧印結通報備案如借戶並無產業保人混行保借無力還倉著落保人分賠若因年歲荒歉緩征掛欠迨後原借之戶產盡戶絕無

可著追比非社長之故亦非五人互保不實所致所缺糧石雖例得豁除但社糧宜增不宜減不便日絀應將同社新捐之項抵補足數如此出入有稽侵蝕可除而民亦沾實惠矣

一州縣應定考成也查社倉定例原議收掌在民稽查在官總不由吏胥之手洵屬良法但州縣往往視為無關己害既不慎選妥人點充社長一任鄉地混報濫舉並應更換而不更換甚至虧穀成千累百茫無覺察雖有稽查之名而無稽查之實此皆因懲創未立遂致玩忽從事查陝省定例州縣於交代展限一月查察又社長侵蝕虧缺州縣官知情故縱題參革職失察虧穀百石以上降二級留任此因陝省社糧係動帑買貯與別省民捐不同是以定例特嚴但思豫省捐穀久貯在每歲造冊奏報總期刊

益民生地方官自應加意稽查應請嗣後照陝省之例令
各州縣於交代限外展限一月將社穀細加查察遇出借
之時核其册領收倉之後盤驗實存必使出入無虧具結
通報至民捐穀石究與動帑買貯有間所有處分應照陝
省之例量為區別請嗣後如有社長侵蝕虧缺該州縣官
朦混詳報實貯經上司或接任官查出揭報或別經發覺
查係知情故縱者每州縣官題叅照徇情例降二級調用
其虧空穀石先於社長名下勒限一年限內全完本官准
其開復如各州縣並無知情故縱止是失於查察係零星
百石以下將社長究治本官免其查叅如在百石以上將
州縣官照失於查察例罰俸一年追賠無着責令州縣代
賠若奸頑欠戶社長催討不還稟請州縣追征該州縣市
恩寬縱以致逃亡無着即着落寬縱之州縣全數賠補如

州縣交代盤驗或有吏胥借端需索許該社長首告究處倘正副社長一遇有缺即遴選本地端方殷實鄉民詳充毋許多事拎監混充滋弊如此庶州縣官各顧考成不敢仍前膜視可免社長侵蝕冒濫之弊以上四條臣因社穀現已清釐若不酌定章程復恐玩忽廢弛謹摭愚見恭摺具

奏是否有當仰祈

皇上睿鑒

請整飭保甲疏乾隆二十二年　胡澤潢

掌江西道監察御史臣胡澤潢謹

奏為敬陳管見事本年十月內奉

上諭州縣編查保甲本比閭什伍遺法地方官果實力奉行不時留心稽察凡民間戶口生計人類良莠平時舉可周知游惰匪類自無所容外來奸究吏無從託足於吏治最為切要乃日久生玩有司視為迂濶常談率以具文從事各鄉設保甲長類以市井無賴之徒

充之平時並不實心查察雖督撫課有力行保甲之條不過故套相沿毫無裨益即如馬朝柱案內十餘犯懸緝數年迄無一人弋獲此保甲不實力奉行之明驗也嗣後務宜慎重遵行不得仍前玩視其如何設法編查及考覈責成之處著各督撫各就地方情形詳悉定議具奏欽此臣伏讀之下仰見
皇上準今酌古除莠安民之至意
高深而心
自顧謭劣知識短淺詎能與參政體贊裨
皇上敬陳之日思
之區區輒用自竭一得之愚敢爲
天下者一州縣之所積也各州縣理而天下治矣理戶口之法莫善於保甲然法久必怠怠久必弊弊者不變則怠者不振使狃於成法而安之託於空言以振之不過督撫一牌州縣一票而事已畢矣甚或愚民不得要領必至惶惑吏胥乘其惶惑必至需索是行法而滋事又不若廢法

之安民也臣愚以為變其弊而振其怠其要有二曰分管
統實户口而已夫令保甲之必期其行行而必期其善所
謂管統者非牧與令乎然牧令之所以殿最大令之所以
考覈者在乎刑名錢穀而保甲不與焉賞罰之所不及即
視為政治之所無關名存而實亡者久矣豈知户口為刑
名所由興錢穀所自出乎臣請嗣後大臣察屬賢否宜首
重保甲則責成專矣夫責成專之黜陟隨之州縣官亦安
得而辭之惟是州縣之地大者且數百里小者亦不下百
里欲以一人之耳目周及四境户知其人人知其數難矣
況所委保甲長又率市井無行之徒疑之莫與任其事信
之或且生其奸處難行之勢而責以必行之效效不可得
而以瘝曠劾者踵相接矣臣以為宜分任佐雜畫界以隸
之選置士人分户以屬之法在十户為甲設甲長十甲為

比設比長長以未達之士無士以耆老為之五比為聯設
聯長長以在籍之官無官以未達之士為之五聯設專管
官以州縣之佐雜為之各甲有事若傷殺盜賊類者即日
以次申報其他事之應報者户以本日告甲長甲長以五
日告比長比長以十日告聯長聯長月移專管官每季申
州縣官州縣官以歲終彙申上司官州縣官歲一巡視覈
虛實考勤惰示勸懲必編所部專管官以季聯長以月比
長以旬甲長以日各巡所部亦如之其有上中下行而逾
期不中不行者分別事之輕重期之久暫罪之應巡不巡
者罪亦如之甲長比長聯長及專管官能化導者以三年
舉能職者以五年甲長陞比長比長陞聯長大吏以其名
上　聞無官者予官有官者晉秩專管官晉秩亦如之
若溺職者奪其任罹罪者論如法其功與罪甲長中比長

凡長中聯長聯長申專管官論定而中之州縣官州縣官數實而中之上司官如是以為分則事簡而易理如是以為合則法密而不疎矣顧臣猶有慮者計戶設官則佐雜之員宜增分戶設長則代耕之祿宜給綜而計之費且無算議者或以此難之臣伏思增官給祿其費有定息事寧人其省無窮即謂省不償費費多而法行法行而民治衆誠便也且臣請周禮一書其設官之制大者少而小者多以小者親民事大者董其成而已矣夫董成者得數賢大吏足矣又安用此紛紛者為哉即如各省守巡道及府佐貳率多備員無關輕重苟酌其可省者而省之而即以所省為所增費略相當固已轉無用為有用矣臣所以分管統者其要一也今天下戶口之數由州縣而上之督撫由督撫而上之戶部者未嘗無籍然不必皆實也往代丁口

有賦隱漏有罰故其數實自丁糧攤入地畝永不加賦故其數不實不實則增而不增減而不減戶非其戶丁非其丁流亡者不知其去逃匿者不知其來役興而不知當役者何人災至而不知當賑者何戶臨事而事事且倍之牧不知州令不知縣欲求稱職得乎臣請每甲以十戶爲率其有畸零者均入各甲之內各以遠近爲附甲設一册先書各戶口姓名年貌次同居親族姓名年貌次妻女姓氏年歲奴僕姓氏年貌來歷各書于册其家之土著流寓舊居新遷及遷自某處其人之有無田地屋產何所執業並詳焉各戶每日如有生死婚嫁產業賣買遠路往返親友宿歇人口增減必以告其長長各如期遍中以達於州縣官州縣官受而核之編爲一書申之大吏就中又取無產有產者別爲一書又取有業無業者別爲一書藏之州縣

此三書者率以歲巡既徧之後增删修定無漏無誤如是則四境之遥臚於几席以之聽訟而訟不受欺以之任役而役不濫及以之弭盜而盜無所容以之查賑而賑可立辦書云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者庶幾近之歟臣所謂實戶口者其要二也雖然二要具衆法乃大備二要並舉法有必先分管統先實丁口未實丁口宜先詳烟戶何也戶無數何以設長長無額何以設官顧官與長未設則烟戶之數司其查核者孰為可任册任之原設保甲長乎不可也否則州縣官自任之乎不能也則莫如為牧與令者以禮延致各坊各鄉一人之有望者為之宣布 德意俾無瞻顧然後從而任之率百家任以一人令其册具戶數親呈州縣官及計戶設甲長計甲設比長計比設聯長計聯設專管官行之以漸鎮之以靜吏無所藉手民無所疑

畏而事集矣臣所謂變久弊之法而振久怠之習者其大畧如此迂陋之見是否可行伏乞 皇上訓示臣不勝惶悚戰慄之至

籌河湖善後事宜疏 乾隆二十二年 張師載 阿爾泰

河東河道總督臣張師載山東巡撫臣阿爾泰謹 奏為欽籌河湖善後事宜仰祈 聖鑒事竊臣等會同巡漕臣海明查得東省微山一湖居朝陽湖之下游附近各州縣民田被水咸為會歸本易漲溢近年以來緣江南徐州數十里無隄之處石林口孫家集一帶刷成溝槽奪湖內灘微湖受水益多宣洩無路以致近湖之處俱有被淹荷蒙 皇上特允臣等所請開挖伊河以資分洩自十一月十三日工竣放水以後湖水日見消涸兩岸隄形漸露即被淹地畝亦已涸出三千三百餘頃易沮洳而成沃壤

皆沐　聖主浩蕩之恩從此運道無虞民生丕奠矣惟
是臣等悉心酌量議乘此河湖暢流更須急籌善後有應
廣去路而節來源者一八閘月河尚應挑濬也查新挑伊
河自韓莊以南遞過八閘至黃林莊入運原恐運河消洩
不及是以議開伊河在上源固當疏通而下流尤須暢達
臣等于開放伊河之時即咨會江省將鹽河雙閘不必照
往例堵閉盡行開放使水有去路不致壅滯但微山湖水
雖有伊河分洩其運河減下之路全由八閘而河身只此
丈尺閘座層層關束恐不能掣消迅捷應請八閘月河再
為開挖寬深即日飭委道廳查勘確估分段派員熱壩興
工總以重運未到之先通身完竣俾湖河下註更得暢流
似為有濟一伊家河壩頭河底尚應接長迎挑也查伊河
壩口因未開之先湖尾水勢尚深無須挑挖今開放以後

現在雖屬深通暢流惟慮消水數尺之後河頭以外從前水深未挑之處未免漸見淺澁容臣隨時查看如探量湖尾消水少淺之時即將壩外河底追挑數十丈並請再將兩岸壩頭照雁翅式亦各接長數十丈以資吞納似此分流暢導湖河去路不為不廣臣等通盤籌畫尚有當節其來源使入湖之水稍有撙節然其病不在東省而在江南伏思徐州逼近黃河前人千里金湯無不築隄防衛獨留此數十里無隄之處蓋緣當日河底岸高過漲即溢刷衝溝槽分洩正沼不特徐邳民田廬舍在在堪虞即東省微湖被其倒灌每多墊溢之患今蒙皇上天恩疏浚荆山橋又開伊家河現在微湖積水雖日見消退但事須正本窮源不得不合兩省情形詳加商榷臣等伏查徐郡花莊堆築亂石滾壩以為節制即水至平槽不致過水灌入

微湖者臣等愚見請將孫家集一帶數十里凡有溝槽未經填堵之處逐一採量普律查勘照依花莊做法一體堆砌亂石壩工亦使盛漲節減歸槽則不惟湖水可免盈溢而河底日就衝刷亦可借水攻河無虞淤墊實為兩便之道現在 欽差侍郎臣裘曰修臣夢麟俱于徐宿等處查辦工程臣等已一面咨商酌辦並知會江南督臣白鍾山酌商辦理臣等因籌及伊河既關微湖漸消不敢僅圖補偏救弊必須講求善後之方庶源流與尾閭並治節宣與歸宿有資矣

請飭濬水源以弭旱災疏乾隆二十二年 李宜青

江南道監察御史臣李宜青謹 奏為陸田之疏濬宜先請飭濬水源以弭旱災事竊惟禹甸山川稼穡用興周列井疆溝洫是賴故水利之修率由人力未有坐待天時以

為灌溉或災傷見告而仰賴公上賑恤為長策者也我

皇上念切民依以春夏之交雨澤稀少潔齋露禱為民

請命截漕平糶次第舉行感召祥和甘霖旋沛夫耕婦饁

歌咏

聖德於桑陰隴畔之中亦既歡忭靡涯矣惟是

水旱時數之常聖人不徒憂氣化之乖違而汲汲農事之

修莫先于水利古人率一州一邑罔不相視荒度以為民

利乃直隷農民未有教以疏導泉源之法遇雨澤愆期則

翹首而問諸天無怪乎比年來偏災多有也臣嘗博詢人

言謂瀦防溝遂之法不講而西北之荒蕪半天下有可用

之水而棄置弗事其泉流扃固謂為地實使然過都市而

見園蔬瓜果供民口食豈其無藉於浸灌則知外此水之

隱伏而不為用大都因人之荒畧而致夫歲旱以地之有

水無水分而水又以生人之勤惰工拙異昔宋臣滄州節

度副使何承矩于雄莫霸州順安等處興堰六百里引淀水灌注踰年稻熟而莞蒲蚕蛤之饒民賴其利夫雄莫霸州順安等地方即今附近　京畿州縣也雖有邱陵岡阜亦多川瀆泉源水經註所稱易水滱水並拒馬河等泉縈繞錯出於遠邇間者不可勝紀使有西門豹鄭國其人不皆成沃壤乎今縱不能轉陸田為水田要之田間自有應治之水道彼南方水田雲渥亦非盡委諸流泉其緣山導引伐石堤防艱苦備嘗矣是以歲雖甚旱猶堪有穫查乾隆二年七月奉　上諭自古致治以養民為本必使水旱無虞方能蓋藏充裕是以川澤陂塘溝渠隄岸凡有關於民事必籌畫於平時但化導自在有司而督率則由大吏近日惟甘肅巡撫德沛到任後即以興水利裕倉儲為請署西安巡撫崔紀亦有勸民鑿井灌田之奏尚能留心

民食知本計之所當先各該巡撫有司務體朕心一切水旱事宜悉心講究妥協辦理欽此欽遵在案是溝渠隄岸先事興修久奉

恩旨乃直隸各該地方官未見修防排通加意浚治以正水路夫不加之意而田饒波澤之潤民有終歲之備猶可也不加之意而俟時雨之需濡以長我禾黍翹企官倉之廩粟以無憂歲饑不可也周禮治地之法其自遂而達於溝自溝而達於洫與澮與川無論鄉遂都鄙高原平隰凡屬有田之處悉為溝洫之區今　京師護城河渠暨圓明園河流淤淺處所現在一律挑挖以宣水土之氣既已备餙具興溝涂錯互由是以推所在被旱之地踵而行之非有難也　京府大都萬方軌則乃水源湮塞坐令歲歲憂旱而頻賑屢蠲時勞　聖慮應請

敕下直督於禾稼登場後遴選精明強幹之員會同

被旱各州縣按地勢高下察水源近遠其有故陂築遺蹟可尋而特淤塞者則復治之或接近水次則開渠以引之故有民各以力自治者有合衆力修治者大要總令業戶出食佃夫出力倘有工程重大非民力所能辦查旱災之後將來有應行賑卹之處則以工代賑俾窮民得所藉以自食於官古稱大役任衆者是也夫以民之力還治其民之事其勢本易行而先治水泉之近且易者遞及水泉之迂且遠者則其道要而不煩再直屬遇大雨時行近河村莊率多淹浸即官道大路水常三四尺不等車馬難行至低窪積水處經年未涸末由種植若設法開挖溝渠則宣洩有路且可蓄水以備他時之用其為利不既多乎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睿鑒訓示遵行

皇清奏議卷五十

籌議編查保甲疏乾隆二十三年　陳宏謀

總督管理江蘇巡撫事務臣陳宏謀謹奏為欽奉
上諭事臣竊見編查保甲稽察匪類各省皆有奉行而編
造太繁稽查反懈甲長漢無責成門牌亦成虛設誠如
聖明洞鑒率以具文從事課吏有力行保甲之條亦不
過故套相沿毫無裨益也欽奉諭旨令督撫各就該
地方情形詳悉定議仰見我皇上勤求治理循名責
實之至意江蘇保甲上年正在會商臣即赴任兩廣及抵
廣東兩廣撫臣各已議奏臣是以均未與議定今各省皆
陸續覆奏臣敢不詳悉籌議覆奏仰請聖訓方今
盛世休養生息百有餘年煙村稠密生齒繁庶直省州
縣戶口自十數萬以致數十萬不等逐戶列入門牌已非

易事若一戶之中大小男女逐一造入更有所難即能全數造入一口不遺而人口消長及贅婿傭工夥計親友依倚去來無常亦難拘定隨時更換不但官吏繁瑣於民閒尤滋紛擾愚民易惑難曉胥役乘機需索更難防禁即不憚煩易將各戶人口一一造入而甲長稽查不力每戶之良頑莫辨空空懸一門牌亦屬無益臣愚以為保甲原係古法今日行之在於師其意不必泥其迹在於簡易而可循無取煩瑣而滋擾其門牌不在一口之不遺而在每戶皆有稽查之甲長其甲長不專為查造門牌而在時時稽查各戶之事謹就見聞所及斟酌損益一一陳之

一門牌止列家長姓名生理附註成丁男幾名其婦女幼童不必列入紳士亦給門牌幼童俟成丁然後列入紳士每歲給門牌一次一年中戶口如有分析消長去來均於

正月農閒時甲長聞付保長報官聽官於册內添改另給
門牌不必另行造册如此則每戶皆有甲長稽查戶口數
少而為地近易於查察如有可疑之人不法之事甲長就
近稽查不難得知固不在每戶之多一口少一口也
一十戶為甲設一甲長十甲為保設一保長十戶中如有
可疑之人不法之事甲長查知止須報知保長聽保長報
官不必令甲長到官奔走失業甲長即于十戶中充當保
長即于十甲中充當甲長取其比戶就近不必定須明白
能幹正惟愚魯不能作弊不敢庇匿至於保長則取其曉
事而能奔走見官者也
一甲長稽查十戶務須時常向十戶查問告戒不可容留
匪人滋事如窩賭窩娼私鑄私銷及夜聚曉散之邪教為
匪有名逆犯十戶中有一于此難瞞比戶而居之甲長甲

長不難知之而不報事犯定干連坐不可稍為寛貸至於初犯竊盜乃暧昧之事甲長難於查察而不能約束事犯免其連坐如係犯業之積匪巨盜出入無時或夜去早回或先貧驟富跡有可疑甲長亦須查報違者並究此外查報命盜勾攝人犯催辦官物等事概不必連累甲長庶甲長有以自全不致因人受累奔走失業也

一保長十甲之中選充凡甲長報到可疑之人保長立即報官不許隱匿沉擱凡地方逃盜人命及官司下鄉相驗均係保長伺應不得波及甲長凡稽查十戸不法之事可疑之人專責甲長不責之保長各有責成庶無牽制

一承充甲長仿照催糧戸首現年排年之例即於一甲中十戸輪當寡婦有子成丁者皆可充當紳士有親屬催工亦可充當或一年一換或半年一換以均勞逸每甲長另

給總牌將十户載入並應查窩賭等事載入更換時即以總牌爲交卸

一每甲十户如聚居者多則十餘户二十户亦可編爲一甲總須取其比閭就近早晚出入相見易於稽查保長亦取其就近不得於數十里之外違隔遥治保長不拘年分聽地方官隨時選充犯事革退另選

一地方官下鄉抽查門牌掛一漏萬即一家之中有一口出外即不能查核多寡所以各省抽查門牌亦屬有名無實也准令地方官每到一村傳到甲長將甲内有無不法某某事當面詢問嚴切告戒則甲長因官司之吩咐益加警惕十户因甲長之稽查共知警惕户户知某事之不可爲有一番稽查即加一番勸戒矣以上謹擬各條似不必每户之一口不遺而每户皆有甲長之稽查甲長隨時出

入相見皆可查問其稽查之事又皆易見易聞不致有難於覺察不能約束之苦有事止保長稽查不必到官更無奔走守候之累甲長既當則勞逸自均衆擎易舉不憲甲長之難得其人保長無稽查控報之權止令伺應奔走之事似已得保甲之遺意不必襲保甲之成跡既執簡以御煩亦循名而責實臣愚見如此是否可採伏乞皇上敕部一併議覆施行

籌蓄駱馬湖水以濟重運疏乾隆二十四年　楊錫紱

漕運總督臣楊錫紱謹奏為河南駱馬湖水宜講求收蓄以濟重運事查江南運河自臺兒莊至楊家莊黃河口門計程三百里水無來源前人經營措置上段則資微山湖湖口閘之水中段則資荆山橋出彭河口與盧口出徐塘口之水下段則資駱馬湖之水是以雖值水小之年而

有所恃以無恐今歲重運北行一至古城湖即處處淺阻蓋駱馬湖蓄水無多非江廣船至湖水不敢多放則下段之接濟無資矣荆山橋不通而彭河口斷流壹口築壩而徐塘口無水則中段之接濟無資矣所恃者僅一微山湖湖口閘之水古人以之接濟上段者今併資之以接濟中段下段一綫之水流經數百里其不能充裕亦勢所必然也然就今日形勢而論荆山橋淤墊已高勢難再行疏浚使水出彭口惟駱馬湖水多行收蓄以接濟下段實為緊要但此湖之水由六塘河入海關係於海沭民生田廬者甚大洩與蓄並籌其至當而後兩利無患臣愚以為或於湖之尾閭洩水入六塘河處建築滾水石壩酌定流水若干尺寸即可濟運餘則盡從滾壩洩出此一策也或每年四月糧艘北上之後全開尾閭候七月間山水已過即

全閘尾閘蓄以濟運此一策也或秋後不甚發水存蓄無多則於冬月將柳園頭以下運河之中築攔水草壩使上游山東閘河流來之水全蓄入湖以濟運此一策也又蘆口之水本通徐塘口每歲重運經過或於此設法引沂水以通徐塘口則運河中段兼資接濟亦一策也合無仰懇

聖恩勅諭江南河臣悉心相度通盤籌畫酌議兩利之法立為一定之規則運道生民均有攸賴矣

請立稽詞訟之法以端士品疏 乾隆二十四年 李因培

內閣學士提督江蘇學政臣李因培謹 奏為請立稽察詞訟之法以端士品事竊照士品莫善於不爭莫不善於健訟訟在編氓者尚欲請其糾紛訟在衣冠者詎可聽其滋蔓江蘇人稠事劇小民既樂與訟端破家不顧而通屬生監良楛各別往往以雀角細故投遞公門候拘審於隸

役之間雜子衿於剞劂之隊爭長角勝恬不為恥有司案
牘既繁不能以時聽斷或一案未清一案復控或舊事糊
新新事砌舊或插身代證故入案中或包攬作詞指訟料
理或因查覆而事權暗操或以情虛而避滋究案此等生
監業荒於刀筆品埭於訟庭情偽千端公牘盈几向來各
屬訟師內均有不肖生監而多事健訟者又無處無之臣
到任以來屢加察訪備得各訟師主名劣跡或飭府拏究
或告發提審近已漸知斂迹惟詞訟事隸有司無憑指攻
過有上控之件及訪聞平昔犯案者飭提各卷查核內有
一人而歷訟數十年一事而翻告十餘載者有一人積至
數案及數十案者有一年數月之間分頭控告數案及十
餘案者有司或審斷不公或息而不審或情罪已明姑息
率結或旁生枝節牽連不休致該生等毫無忌憚視訟為

戲若非吊到原卷則此等情偽臣何由知夫　國家所以約束士子者學臣教職而已今查詞訟本地方官之事即有關行止如姦賭盜逃等案苟非拘審發學教官尚無從得悉况事起户婚田土往年訐告教職既不得越俎過問而該州縣等又不能正本清源或反庇豪監而縱劣生則風俗人品何所底止臣再四籌酌若非設立稽覈之方則逐案辦理易涉繁碎竊查舊例原有門簿一法每歲由學臣印發州縣凡有生監出入填註申繳揆其立法之始亦為士品起見但出入者既不肯自登即登註亦不知其出入何事日久漸成具文是以於酌歸簡易案内議令删除在案今江蘇詞訟之多實與他省情形迥别臣愚請畧倣門簿之法變而通之改立稽訟一簿内如蘇松常鎮揚太通等處訟多之地每季設立一本江寗淮徐海等處稍簡

之區每兩季設立一本簿內按順月日著為定式每歲由
臣衙門於封印前預將次年之簿印發各州縣責成各承
發吏存貯凡一日內自理詞狀及上司批查案件有事干
生監者無論係原被証佐均摘出簡明事由及准駁批語
附註於前簿尾更將何月日審結何案亦摘簡明讞由登
註每屆季終該州縣核明並無遺漏將簿會學鈐印具文
申繳其有應証不証或証而不實別經告發核有情弊者
即提承發吏重處州縣酌予記過臣衙門將此簿細核內
除事本理直情非得已例准告理外其武斷把持包攬作
狀事關行止及刁告不已者於訟事慣作詞証等案分別
應提審者提審應查革者查革至州縣官或姑息養奸或
果有冤抑不為伸理亦可查參催結如此積日累月參互
稽考則士品之良楛了然在目無事訪查而優劣自見並

足以驗有司之賢否清訟獄之糾紛較諸門簿空填出入
似覺切實有用但事關創始相應繕摺請　旨伏祈
皇上訓示施行

請預籌搜捕蝗蝻疏乾隆二十四年　史茂

京畿道監察御史臣史茂謹　奏為敬陳芻蕘仰祈
睿鑒事竊惟事必豫而後能有功物必備而後可無患今
歲江南山東等省飛蝗偶發上廑　宸衷　欽命大
臣星馳督視並查明飛蝗初起之地嚴參重究仰見我
皇上整飭吏治痌瘝民瘼之至意伏思蝗孽飛揚為害
最烈追捕不力處分最嚴捕蝗不如捕蝻捕蝻不如滅種
凡屬地方官無不周知而往往官罹嚴譴民受蟲災貽禍
於鄰封而莫救追悔於事後而無及者其故何也蓋捕蝗
蝻非鹵莽草率而為者也未發塞其源既萌絕其類方熾

殺其勢是故生長必有其地蠕動必有其時驅除必有其人撲滅必有其器經畫必有其法乃人多狃於目前而忽於遠慮當冬春無事有一二老成歷練之人言及蝗蝻為害宜早為籌辦未有不以為迂緩者平日漫不經心而一旦聞有蝗蝻則茫然不知所措意無成見事無頭緒東奔西馳竭蹶遲延以致飛蝗四布莫可挽回夫蝗不常有而地方官不可不時存有蝗之實故必於閑暇無事之時為未雨綢繆之計臣伏查捕蝗蝻款目備載羣書謹採輯八條敬繕清單恭呈

御覽仰請

皇上勅下直隸江南等省督撫各就本地情形詳悉妥議轉發各州縣飭令於閑暇無事之時將地之宜勘時之宜審人之宜備器之宜裕法之宜修者一一預為籌畫則先時而整頓妥協自當幾而辦理裕如又何至飛蝗為災有害田疇臣所謂

預則有功而備則無患者此也抑臣更有請者定例州縣報有蝗蝻該管上司即躬親督捕法至善也惟是地有蝗蝻則民擾地方官適際此時則官累該上司宜加意防維曲為體恤一切供迎不可責備跟役減少無令夫馬借備民間家人衙役廚轎等夫實心嚴查勿許暗中勒索則官民得專心撲捕不致旁念紛雜矣

請正文體以移風教疏乾隆二十五年　李因培

內閣學士提督浙江學政臣李因培謹　奏為　奏請

聖鑒事竊臣自到浙江任後業經兩月有餘體察學校情形檢閱舊日案牘大抵浙西杭嘉湖三府連接江蘇風俗相等其人清柔畏事好議論多機巧其民之秀者喜為文辭然華而少實憲其喜新好異不衷于理至浙東除寧紹二府畧同浙西外餘則漸趨樸質然山高水駛其人多

尚氣褊急陋隘憲其粗率而撓法此通省士氣也至文風
則浙西不足者根柢浙東不足者文采因其所短而變化
之原非朝夕之事臣伏讀 皇上釐正文體 諭旨
所以責成學政者至重敢不竭臣之愚鼓舞栽成但念轉
移風教之權要在賞罰分明然後足以攝其耳目而使之
變今士子所以應試之文大約揣摩近科坊刻墨卷沿訛
襲謬期足弋取科名而已是以為學政者非不以先正典
型諄諄訓誨而常不勝其倖中之念且向來惟荒疎悖謬
者始置下等苟其才氣可觀即語言疵病姑置勿論今既
欲導之於清真雅正之路必先絕其不率之心以堅其向
往之志臣愚請於歲考時遇有離經畔註放誕僻澀之文
即才氣橫溢其心氣必險躁不根宜即置之下等仍將卷
内疵纇之處於發落日給與諸生公閱當堂訓飭以示懲

戒此等好為僻語者大抵聰明才華好奇而不務正之士如此以示之恥不患其不日趨於正况浙省之人轉移甚易感 皇上殷殷造士之盛心自必沐浴變化文體一正人品心術自必漸淳臣謬見如斯未知是否伏祈
皇上訓示施行

籌回民墾種安集疏乾隆二十五年　楊應琚

陝甘總督臣楊應琚謹 奏為奏請派撥墾種以濟臺糧招集散亡以收地利事竊查南路一帶現在各處俱有
欽差大臣分駐辦事安設臺站馳遞奏匣臣沿路留心察看見闢展以西各臺近北山有路可通者於原設兵丁外又有護臺回民三十人其臺兵口糧係在就近所屬各城自行支領相距或一二站以至六七站不一較從前在闢展等處遠行運送固屬便易但各處臺兵因缺馱運牲

嵩步行背負殊覺艱難查自哈拉沙拉以西各臺近水可墾地畝尚多亦間有溝渠堵塞而臺宇撤毀者原係回民在彼住居墾種緣準噶爾賊衆殺掠於前逆酋小和卓木搶劫於後以至空虛今妖氛掃蕩如庫車沙雅爾賽里木拜阿克蘇等處回民業已均平宜賦而自哈拉沙拉以至庫車中間庫爾勒等四處復有新遷多藍回衆臣愚以為各處臺兵口糧除回民未及收割以前仍照舊赴各城支領外今歲收成以後即應飭知各該伯克等核明各臺官兵數目於應支糧內就近支給所支糧石即於應支總數內扣除似覺更易至附近各臺暨臨近大路地畝飭知該伯克等詢問回民有願墾藝者令搬移前往及時開墾臺有居民則望衛對守聲勢聯絡無需派撥護臺之人地皆樹藝則收成播穫領支愈便無俟更需費給之煩且臣查

南路臺站馬匹每歲屢經更換輒致疲羸現有不堪施用者蓋緣南路非產草之區日噉蘆葦鮮不疲斃倘附近田疇則穀稈豆楷悉資餵食大麥粟穀咸可飽騰是於馬匹亦有裨益又逆酋作孽以來回民部落流移遷徙臣見各處空堡頗有列樹成林垣墻周峙而廬舍傾頽坟墓壞裂往往數百里內絕無人煙近山之處虎狼之跡交錯臣現移咨各處辦事大臣如有逃避逆酋遷移他處及被其殺戮無人承業者田畝園林悉數查明諭各該伯克頭目曉示回民以我皇上覺民如子內外一視且天朝法紀甚嚴凡臨大路臺站爾田爾宅可以常保厥居無有擾累者俱令照舊耕種住居庶於臺站有濟而回民亦漸臻康樂矣

請准臺民搬眷並嚴偷渡疏乾隆二十五年 吳士功

福建巡撫臣吳士功謹奏為請廣臺民搬眷之恩例並定有司失察偷渡之處分以安民生以靖海疆仰祈
聖鑒事竊惟我朝德威遠敷薄海內外共沐
恩膏如臺灣府屬一廳四縣歸隸版圖將及百年
聖祖仁皇帝世宗憲皇帝暨我皇上聖聖
涵濡久成樂土居其地者俱係閩粵省瀕海州縣之民俱於春時往耕西成回籍迨後海禁漸嚴一歸不能復往其
主業在臺灣者既不能棄其田園又不能搬移眷屬另娶
番女恐滋擾害經陞任廣東撫臣鄂彌達具奏凡有妻子
在內地者許呈明給照搬眷入臺編甲為良人人有室家
之繫累謀生念切自然不暇為非更令有司善撫教之則
知感激奮興安生樂業旋經議行在案嗣於乾隆四年前
督臣郝玉麟以流寓民眷均已搬取即有事故遲延亦屬

無幾請定於乾隆五年停止給照續於乾隆九年巡視臺
灣給事中六十七等具奏以內地民人或聞臺地親年衰
老欲來侍奉或因內地孤獨無依欲來就養無如例有明
禁因甘蹈偷渡之愆不肖客頭奸艄將船駛至外洋如遇
荒島詭稱到臺促客登岸荒島人煙斷絕坐而飢斃俄而
洲上潮至羣命盡歸魚腹因擬請照之難致有亡身之事
請仍准搬眷經部議令該督撫確查定議前督臣馬爾泰
等會議具題俱如所奏十二年五月督臣喀爾吉善以前
奏未定年限恐滋弊混請定限一年之後不准給照自此
停止以來迄今十有餘年凡有渡臺民人禁絕往來不能
搬移現在漢民已逾數十萬其父母妻子之身居內地者
正復不少向之孑身過臺者今以墾闢田原足供俯仰矣
向之童稚無知者今已少壯成立置有田產矣若棄之而

歸則失謀生之路若置父母妻子於不顧更非人情所安故其思念父母妻子冀圖完聚之隱衷實有不能自已以致迫不擇音甘受奸艄之愚弄冒險偷渡百弊叢生伏查乾隆十七年原任臺灣縣知縣魯鼎梅纂修臺灣縣誌紀云內地窮民在臺營生者數十萬其父母妻子俯仰之資急欲赴臺就養格於例禁羣賄船戶頂冒水手姓名用小漁舟夜載出口私上大船抵臺復有漁船乘夜接載名曰灌水經汛口覺察奸艄照律問遣固刑當其罪而杖逐回籍之民室廬拋棄器物一空矣更有客頭串通習水積匪用濕漏之船收載數百人擠入艙中將艙蓋封釘不使上下乘黑夜出洋偶值風濤盡入魚腹比到岸恐人知覺遇有沙汕輙趕騙離船名曰放生沙汕斷頭距岸尚遠行至深處全身陷入泥淖中名曰種芋或潮流適漲隨流漂溺

名曰餌魚窮民迫於饑寒罔顧行險相率陷阱言之痛心
臣思愚民之被害奸梢之肆惡其言鑿鑿可據且與乾隆
九年巡臺給事中六十七等原奏不謀而合該知縣魯鼎
梅身涖臺灣見聞自確載之邑乘考訂非虛臣一載以來
留心察訪實屬確有之事然率未有因陷溺而告發者緣
事在汪洋臣沒人跡罕到之地被害者既已沒於波臣倖
免者亦緣自干禁令莫敢控訴故偷禁雖嚴而偷渡者接
踵臣與督臣俱令先後查拏或偷渡未成而被獲或出港
遇風而返回計自乾隆二十三年十二月起至二十四年
十月止一載之中共盤獲偷渡民人二十五案老幼男婦
九百九十名內溺斃三十四人其餘均經訊明分別遞回
原籍其已經發覺者如此其私自過臺在海洋被害者尚
不知凡幾伏念內外民人均屬　朝廷赤子向之在臺為

匪者悉出隻身之無賴若安分良民既已報墾立業有父母妻子之係戀有仰事俯育之辛勤自必顧惜身家各思保聚此從前督撫諸臣所以疊有給照搬眷之請也及奉准行過臺之後亦未有在臺眷口滋擾生事者蓋民鮮土著則有離去之思人有室家各謀久安之計乃因良民之搬眷禁以奸民之偷渡致令在臺者因羈逆旅常懷內顧之憂在籍者悵望天涯不免向隅之泣以故內地老幼男婦煢獨無依之人迫欲就養竟至鋌而走險舉命波濤非所以仰體 皇上如天之覆一視之仁也臣受 恩深重身任海疆伏見 聖主愛養黎元惟恐一夫不得其所為之謀安全計久遠者無微不至稔茲過臺良民尤屢 宸衷垂注臣既深知臺民搬眷事非得已而奸船之偷渡貽害無窮實有不得不直陳於 聖主之前者

合應仰懇

勅命定議嗣後除內地隻身無業之民及並無嫡屬在臺者一切男婦仍遵例不許過臺有犯即行查拏遞回外其在臺有業良民果有祖父母父母妻妾子女子婦孫男女及同胞兄弟在內地者許先赴臺地該管廳縣報明將本籍住處暨眷口姓氏年歲開造清冊移明內地原籍查對相符取到之日准報明該管道府給與路照各回原籍搬接過臺其內地居住欲過臺探親相依完聚者即先由內地該管州縣報明造冊移明臺地確查覆到再由督撫給照過臺仍責成厦門海防兩同知並守汛武員凡遇過臺眷口出入均須驗明人照相符方准放行否者將該管官查叅議處汛口文武失察徇隱一并分別處分其隻身無業之民並無親屬可依容頭船戶包攬偷渡者仍照例嚴禁查拏再愚民之違禁偷渡雖由奸徒之

引誘亦由各該管地方官平素失於化導稽查所致嗣後海口查獲無照偷渡男婦解回本籍者可否按人數之多寡將原籍州縣酌與議處永為定例庶良民得循請照之例不敢徼倖行險免受奸艄之貽害而地方官顧慮失察考成自必勤加化導既使禁止令行奸良有別復得法良意美防範嚴明似與臺地之海防民生均有裨益而我

皇上浩蕩深仁洋溢中外與海若之含宏光大同其悠久無疆矣

請嚴海口稽查疏 乾隆二十五年

李治運

浙江按察使革職留任臣李治運謹　奏為請嚴海口稽查之法以清盜源事竊照浙省洋面與江南福建連界往來千里朝夕可通向惟遠方貿易諸船到口稽查難容雜混其餘附近商民揚帆出入最易藏奸小者割網偷魚大

者刼財掠貨雖有防汛員弁巡哨而在洋搶刼之案竊發時聞備查各處破案獲犯俱係沿海窮民充當船戶水手各出微貲夥同造駕或越山樵採或泊海收鮮雖踪跡靡常然總不出三省界連各口定例凡造船隻將船戶姓名籍貫編烙艄板出洋後給與照票將舵工水手人等詳註姓名年貌凡所過島嶴有營汛駐劄者驗明照票方始放行立法非不周密然此特驗其是否內民並船內有無透漏糧食夾帶硝磺等類祇究其所出不究其所入而於各船之貨物資財有無來歷一切無從過問因而採樵之徒忽裝異貨收鮮之輩遽擁厚貲苟其所至之處稍能核對則伊等匪情立破臣請嗣後除遠省本有商船仍照舊辦理無庸另查外餘凡附近出洋船隻於領照時務將作何生業切實填註於到口上岸時令稽查官弁將其所載貨

物逐一查驗凡照內所填不應有此貨物者即交地方官嚴加根究即使來歷有因亦必詳登檔簿各處倘有失事飛即開具失單關傳各口共日期貨物與檔簿相似者自可立時獲訊即如收鮮一業有張網下釣之分釣船無網專慣竊人之網若於照票填明釣魚字則所有之網定知竊取他若魚船而有細貨柴船而有鮮貨更屬顯而易見近日平湖縣破獲浙省洋界行舟被刦一案盜犯錢再等二十名俱係浙江買柴之船黃巖鎮標游擊黃天球破獲江省洋界擱淺被搶一案盜犯林炳等數十名俱係閩省捕魚之船所得閩東貨物並皆盈千累百之本窮徒安得一朝有此覓線跟蹤實由於此今若將出洋給照填註於前到口驗貨核對於後則海船蹤跡總在各口指數之間於以著為定例通飭恪遵庶期海洋刦搶之案漸可以肅

清矣

籌稽察海洋漁船疏乾隆二十五年　吳士功　一

福建巡撫臣吳士功謹　奏為參酌例案立法稽察漁船以安商旅以靖海疆仰祈　聖鑒事竊照濱海一帶漁船出沒逃盜潛踪最為商民之害必須查明各船實力整頓編排互結書號帆檣稽察出入始不致藉名漁船出外為匪臣於今春出巡漳泉沿海地方周行察視得悉海上情形與司道府縣熟商妥辦茲據酌議前來臣復詳細確議參酌舊時成例確按現在情形將應行查辦事宜敬分晰為我　皇上陳之

一漁船應取船主澳甲保結以清源頭也查船上水手多屬貧窮而船主尚多殷實所雇舵水之奸良難瞞船主之耳目應令嗣後漁船於赴縣領照及商船改換漁船時先

將船主取具挨隣澳甲保結然後令船主慎僱駕船水舵
開具年貌出具各水手不敢為匪切結送縣核明劄列入
照並取十船連環互結存案於春冬季出口之前移知各
汛口員弁查驗放行如年貌不符必係頂名即行嚴究倘
出洋搶刦一船為匪餘船連坐餘船能將為匪船戶首捕
到官者免其坐罪如船主及原保結澳甲不早首報者一
併嚴處俾船主人等知所整頓不敢盜雇匪人其有將船
給與伯叔弟兄子姪親友代駕出海者並取代駕出海族
鄰甘結令船主赴地方官呈報立案其船中需用舵水總
責成本船之主覓雇結報俾有專責則源頭一清為盜之
風可息矣

一漁船出口逾期不還應責澳甲船主查報也查漁船赴
浙省採捕春冬出口本有定期春海以立春後赴縣換給

牌照配載諜鹽於三月中旬四月下旬出口至五月七月回棹冬海以九月間出口於年底回棹但向來逾期不還未定查報之例因得逗遛在洋致滋事端漁船回棹雖有先後不同而駕往採捕多屬連踪而出其未回各船何處逗遛連踪必知應責令澳甲船主向首先進口之漁船查明未回船隻現在何處因何未回自行寄信促歸倘屆期不還即禀知地方官移查沿海營汛押逐回籍倘澳甲船主逾期不行查禀以致在洋滋事為匪併將澳甲船主分別治罪如果係風汛不順訊明取結釋放其有小船在本澳採捕朝出晚歸者亦責澳甲稽查總令朝出晚歸如逾時不行歸澳許澳甲即行禀究違則並治澳甲之罪則往返各有定期稽察益為嚴密

一漁船携帶貨物應加稽察以防來歷不明也查漁船原

止採捕魚鮮非比經商貿易向無綱緞皮張以及遠方貨物即或偶有帶回亦應令赴買貨之地方汛口驗明給單以便沿海遊巡官弁及守口員弁查驗如單外另帶多貨即移縣查明來歷倘沿海哨船及汛員查驗不實或受賄徇縱一經發覺照例參處

一商漁船隻應於帆檣大書名號俾奸良易別也查定例福建省商漁船頭及大桅用綠油漆飾於船頭刊列字號用紅油漆字等因巡閱漳泉沿海各處目擊在海各船帆檣顏色黑白不一而字之大小有無亦無一定臣竊以為帆檣書號原期海上往來一目瞭然匪船姓名無所隱諱則彼有所顧忌不敢公然為匪應請嗣後帆檣編號字色不必拘定如帆檣之本色青黑者即書粉字如帆檣黃白色者即書黑字務依船照原編字號書福建省某府某縣

某號漁船戶某人或商船戶某人字樣於船艢兩舨大書深刻每字長濶一尺帆上每字長濶二尺漆以黑白顏色飾以桐油則字可耐久如日久糢糊即從新書寫油飾務令遠望瞭然俾沿海汛口查驗船隻文書上各衙門及出洋舟師使於稽查如無字號而船照不符者立即根究緣由如係賊船即行擒捕毋使兔脫則船隻所到之處無論閩省外省俱有文武官員查驗匪船無從溷跡即或行强搶刦而事主又能默記帆檣字樣報官追捕海洋雖大奸匪無從托迹矣

以上四條臣謹參稽舊例復確按情形悉心商酌期於法歸簡易行之不煩而實效可為俾海洋寧謐以仰副我

皇上除暴安良之至意

請禁州縣濫拏車船疏 乾隆二十五年 丁田樹

山東道監察御史臣丁田樹謹奏為請嚴州縣濫拏車船之禁以安商民事竊惟我朝自丁糧歸於地畝凡有差徭從不絲毫累民是古所稱力役之征今已並無其事如我皇上巡幸所至以及辦理軍需所用車船百姓無不踴躍奉公乃必按程按日給以價值並計其守候空回格外優恤猶且於經過地方屢頒恩詔免賦緩征蓋愛民若斯其至也近見州縣衙門每於上官之迎送同寅之往來親戚友朋之過從甚至私遣家丁私搬貨物動輒出票封拏車船計所發官價不過市價之半而守候空回概置不問民間懼以抗回獲罪俯首承應甘受賠累其尤甚者奸役一得此票視為奇貨可居凡鄉鎮有車船之家挨門索詐有錢則賣放無錢則拘拏或已拘拏多日得錢仍復賣放及官催期迫則攫人於途棄貨於地封其車

船應之以致旅人阻遏而難行商販聞風而裹足凡物價騰至高昂辦公多所掣肘未必不由於此如去歲楊村地方因預辦漕艘剝船致將商船久覊客貨露積重壓

皇上睿慮　欽差經理其明驗矣然此猶辦公不善非以私事滋累也順良鄉地方聞有縣役稱奉公差拏車暗行索詐有過客驗騾被其攔路拏去將行李並銀數百兩拋擲道旁又聞天津地方車輛多被縣役封住車戶必先賄縣役乃得另雇致上京車輛騰貴倍於從前其他州縣類此者恐所在多有總由私拏車船尚未嚴禁是以奸役得借名滋擾且請嗣後州縣官惟承辦　大差及委運官物許其預備車船仍不得尅扣脚價濫差需索此外私事但照市價僱覓概不許濫出差票擅行封拏違者從重叅處如此則胥吏無從借端而商民可免擾累人情既無

兴阻而辦公益可刻期矣

皇清奏議卷五十一

請備特懸鐘磬疏 乾隆二十六年 允祿

和碩莊親王臣允祿等謹　奏為請備特懸鐘磬以崇樂制以紀

豐功事竊惟禮樂際熙洽而益隆制作合治功而大備臣等伏查金石為八音之綱紀故笙鏞擊拊著美虞廷雅頌所傳三禮所載簴業之制班班可考孟子論集大成之樂亦曰金聲玉振朱子註云八音未作先擊鎛鐘以宣其聲俟其既闋後擊特磬以收其韻所謂始終條理者也自漢以來隋唐宋遼金元各史樂志俱載有鎛鐘特磬惟明代樂懸未興嘉靖時太常寺卿張鶚建言請設特鐘特磬以為樂節因黃鐘律度未得遂不果造洪惟

聖祖仁皇帝天縱神聖考定黃鐘十二律呂真度

御製律呂正義折中精當八音俱經釐定惟鎛鐘特磬詳

其說而未備其器若以時將有待而貽俟問揆也仰惟
皇上德協勲華功崇繼述　欽定律度聲歌均歸盡
善蓋者承　兩朝未竟之緒建亘古未有之勲漢庭月
窟二萬餘里並入版圖奉正朔誠千載一時之盛軌也適
當西師奏凱西江古鐘應時而出廷臣疏於考訂未詳所
用經我　皇上聖明指示定為鎛鐘並中鎛鐘編鐘之
辨正註疏之異同闡鐘律之精義　大文宏論啟豁愚
蒙復　命臣等遵按　聖祖仁皇帝欽定黃鐘真度
上下損益鑄為鎛鐘十二　御製銘詞昭示無極臣等
幸際　景鑠實深忭舞竊以條理宜備始終金聲必兼
玉振方今和闐奉貢材叶鳴球洵當與泗濱所產同資更
聲應請仿周禮磬氏句博股鼓之法製造特磬十二虡與
鎛鐘俱為特懸以備中和之盛其樂懸位次奏樂儀節臣

等詳考古制鎛鐘在東居編鐘之左特磬在西居編磬之右此後每遇慶賀朝會大典設應用本律之鎛鐘特磬各一凡樂作起柷後鎛鐘一鳴編鐘繼之樂闋擊特磬一乃奏敔其壇廟大祀並依應用之律各製鎛鐘特磬一簴以昭美備如此則古今脗協韶濩同和矣

請定秋審章程疏乾隆二十六年　金德瑛

左都御史臣金德瑛謹奏為請酌定秋審章程以歸實效事臣竊惟秋審之制九卿詹事科道會議所以矜慎民命詢謀僉同與衆共棄之義也屆期各官於朝房東西分行坐陳招册於前刑部書吏二名分南北侍立在北之吏先按一省名册依次唱某囚係舊事係新事稍徐曰某因情實緩決可矜在南之吏續唱亦如之遇有商酌則停唱以俟凡已經秋審者謂之舊事現入秋審者謂之新事此

定規也招冊繁多限以旬餘趲事計每日不下四十冊案幾盈千雖張巡之默識強記未易優裕為也又況獄情律例毫釐千里非可徒誇敏速乎在情實可矜二條本自無多其餘盡入緩决而陳案又居十之八九所以從來之改重者多在於新事有所商酌僅可數語而定容有未盡所懷而模棱遷就者若一人一案爭執遷入則後案之壅滯愈甚矣其經近年秋審而改者閒有一二而積年緩决罕能軒輊於其閒其理固難於更張其日時與精力亦不暇周及也然則列坐以聽胥吏唱宣之一過毋乃沿襲具文而無實與仰惟

聖主訓勵臣工務以實心而行實政凡事俱歸簡易則秋審尤宜通變使得專心精審於近事之為實際也臣愚以為嗣後巡撫每年仍舊造全冊送刑部存案以備稽考而刑部分散九卿招冊惟以三次秋審

為斷蓋由臬司而巡撫而三法司初獄已致慎矣至於九卿集眾思益加詳焉況經三審緩決而猶待後此之勘定是反覆何時乃成讞也九卿雖有易人獄詞終不可變惟有長幽囹圄偷生畢世所希冀格外者每遇國家十年慶典庶沐恩綸重瞻天日亦栽自聖心特下刑部而眾卿弗與焉是則陳案可省而近事更得盡心詳審雖從容往復不虞淹滯是不啻一日之中展二三時之限此且所謂歸於矜慎之實際也請皇上勅下刑部將三年來考之每年於近案中改定者幾事於積案中改定者幾事分別具奏則孰為具文孰為實際盡在聖明一覽之下矣至於刊校招冊減幾大半上節國家有用之財下恤秋曹繁劇之力而九卿兼有餘晷治其本署之公事其為利便亦匪一端也

議秋讞疏乾隆二十六年　竇光鼎

副都御史臣竇光鼎謹　奏為敬抒管見仰祈　睿鑒事竊臣於秋讞兩議時刑臣密奏摺內稱臣於法司會稿以己意簽商有未經盡題各案臣理合即行回　奏第以簽議未定尚待商榷未敢遽瀆　聖聽今刑臣執守成案而臣復據律例所見不能盡合則臣前後簽商各案同異緣由有不得不據實聲明者臣自今歲三月至八月與刑臣陸續簽商其有關罪名出入者計十二案而盜賊事主之案居其八如湖廣司唐成添戳死賊首張得衛一案則以臨時行強之賊犯而誤依竊盜未得財律擬笞以格殺盜首之事主而誤依罪人不拒捕律擬絞如浙江司陳永桂等毆死吳郁元一案則以賊首糾衆奪犯殺人而誤以罪人拒捕論擬又直隸司賊犯劉老等拒捕戳死無名

人一案安徽司賊犯楊德士拒捕及傷事主妻女一案則
皆以護贓格鬭殺傷事主之犯而誤依罪人拒捕科罪此
皆臣據律簽商而刑臣已依簽改駁者又有山西司賊犯
杜九思拒捕一案臣以賊首杜九思與弟杜九維棄牛逃
脫事主並未追及乃鬨夥被獲復轉回㩦奪立斃事主與
情急圖脫者不同簽商一次隨據刑臣簽復以為棄財即
屬合例臣亦即行畫題矣又有山西司事主曹守仁一案
則以賊犯張永賢累夜行竊而拘執毆打致死又有福建
司事主蔡朝一案則以不知姓名竊賊掏摸財物護贓拒
捕而毆打致死又江西司事主黃魁成一案則以賊犯曾
辛發竊牛拒捕而毆打致死皆例應杖徒之犯而誤引罪
人已就拘執及不拒捕而擅殺以鬭殺論律擬絞此臣與
刑臣往復簽商而未有定論者臣謹按罪人追捕律本為

官司差人拒捕犯人而設若竊盜臨時拒捕律有正條惟棄財求脫之竊賊及盜田野穀麥准竊盜免刺者始依罪人拒捕律科罪皆減等論擬者也若賊人偷竊財物被事主毆打致死則比照夜無故入人家已就拘執而擅殺致死者律杖一百徒三年惟在曠野白日摘取苜蓿蔬果等類始依罪人拒捕科罪以其為物細微不同貨物不得以竊盜論也若竊盜持杖拒捕則官差事主鄰佑均得依律格殺勿論而拒捕不持杖者在竊盜則有邊衛充軍之本例在事主則以毆打致死一語該之蓋以事主拘執而擅殺罪止杖徒則拒捕而殺更不待言其不更議減等者所以防擅殺重人命也近來各省問刑衙門以罪人所該者廣多援罪人拒捕罪人不拒捕以為通用活例又以竊盜拒捕而被殺比罪人不拒捕而擅殺皆以鬬論遂於律

應斬決斬候之賊犯致有輕縱而例得勿論及罪止杖徒之事主並擬絞抵半年之內已有數案臣各據本例與刑臣發商而唐成添等四案其誤出於偶然是以刑臣從臣之說易曹守仁等三案則各省成案援引本有參差向來多屬照覆是以刑臣從臣之說難抑臣謹查夜無故入人家就拘執而擅殺律註云防姦盜之弊故寬擅殺之罪又云此與罪人拒捕條已就拘執而擅殺以鬬殺論不同者罪人已屬在官人犯此則雖就拘執非在官之人情有各別所以罪不一律則兩律輕重懸殊不得牽引其說甚明若以竊盜拒捕而擅殺比罪人不拒捕而擅殺求之律例實無其文也臣再三商求其說不過曰人命為重耳然人命之說不可以例賊盜蓋人命律內所謂謀殺故殺鬬殺共毆殺皆平人相殺也凡斬絞之刑欲使人勿相殺而已

矣若事主擅殺竊盜則罪止杖徒非云寬事主也盜賊為害於人生不得與平民齒死亦不得以平民抵而後人有所畏而不敢為盜此弼教之深意也隣佑常人皆寄以捕盜之責而事主尤為被害之人雖擅殺至死亦止滿徒而後人無所畏而勇於捕盜此禁暴之微權也盜始於竊而甚於强防竊之入於强也故拒捕之條特列於强盜律內蓋重之也若拒捕不持械遂謂之鬥則捕盜者有所畏而盜漸無所忌矣去歲刑部議准蔣嘉年條奏內開賊犯持械拒捕者格殺之不問事主隣佑俱照律勿論外如有攜賍逃走而隣佑人等直前追捕倉卒致斃抑或賊勢强橫不能力擒送官以致毆打戕命者照偷盜財物事主毆打致死例杖一百徒三年等語夫所謂强橫不能力擒送官者即拒捕不持杖者也在隣佑殺之得照事主毆打致死

之例減等杖徒則事主毆打致死更無加罪已有明文乃
各省辦理尚沿成案以鬬殺擬絞者往往多有恐問刑衙
門得以高下其手而法司轉難為考稽臣愚昧之見仰祈
皇上特降　諭旨通飭內外問刑衙門凡遇盜賊
事主殺傷案件一遵　欽定本例及議准新例畫一辦
理則例案不致兩歧而盜賊愈加斂戢矣

籌下河水利疏乾隆二十六年　高晉　陳宏謀

江南河道總督臣高晉江蘇巡撫臣陳宏謀謹　奏為籌
辦下河水利仰祈　聖訓事竊照揚州府屬之高寶興
泰等下河地方積年被淹荷蒙　皇恩准將高郵之南
關車邏等壩封土三尺又於金灣壩下加挑新河分流暢
洩伴水歸江現在俱已完工另摺奏　聞自此洪湖達
河之水不致漫過三壩而東注則高寶興泰等處可免而

來之水患矣惟是下河各州縣境內支河汊港及田間積水向來俱滙入串場河北流二百餘里於鹽城境內之石䃮天妃等閘始行歸海道遠行迴驟難消涸民間雖挑溝築圩不足以資捍衛歷來每有西水不至而雨多水積亦足為患者是下游被淹之故固應杜其來源而本地積潦之區亦當籌其去路此閘下舊有歸海之引河不可不加疏治也而議者有謂海潮勢大近海挑浚恐內水未出而外水先進者又或謂雨多水漲各處滙集即分疏引河不能洩水歸海者臣等伏查范公堤綿亘六百餘里串場河自南而北向建石閘十八座每閘均有引河專為洩水歸海之計嗣因洪湖之水由高郵各壩東注下河形如釜底未到閘地已被淹是以不暇計及閘下之引河今南閘等閘既已封土金灣又復開河經始既有成模則善後必規

全局查現在鹽城境內石𥗽天妃閘引河寬深由新洋港歸海淺水甚暢入與化境內之白駒青龍八竈大團等閘引河於乾隆二十二年前副總河臣嵇璜奏准挑浚由閘龍港歸海雖不能如石𥗽等閘之通暢而閘水外趨頗資宣洩其餘迤南之丁溪小梅迤北之上岡草堰陳家冲等五閘緣彼時尚可通流列入續工未及挑浚年來水淺沙停有竟成平堰者各閘亦常閉而不用臣等先後親往各該處上下查勘現有王家港水深八九尺至一丈二三尺寬十四五丈又有射陽湖寬深更甚臣等凜遵壽辦下河諸務之

聖訓悉心討論並與常鎮道錢琦等再四講求若將丁溪小梅二閘引河疏浚深通順勢再開一引河滙入王家港歸海又將上岡草堰陳家冲三閘各引河疏浚深通順勢亦開一引河滙入射陽湖歸海就其阻塞之

迤因勢利導俾散漫之水裁灣取直順軌安流總以海為歸宿並非另疏海口當不致有倒灌之虞至謂引河不能洩水歸海則從前所開之白駒等閘引河現在洩水歸海已得濟用歷有明徵蓋積水之區若得多一尺去路即可早消一尺積潴並可早涸一尺田地數州縣之積水增此五閘之引河節節流通源源宣洩小民見水易消涸自必齊心合力各挑河溝加築圩圍蓄洩兼資旱澇有備將見沮洳漸成沃壤仰沐 聖恩永資樂利臣等為下河通籌全局起見用是合詞條陳恭請 聖訓俯蒙 俞允容臣等於本年封土以後夏秋之間再看下河各州縣水勢情形詳籌審度將應需銀兩撙節估計另行妥議請
旨遵行

議鹽價疏乾隆二十六年　鄂弼　薩哈岱

山西巡撫臣鄂弼河東鹽政臣薩哈岱謹奏為籌行
鹽定價之例稍宜變通以裕國課以足民食事竊思恤
商乃裕課之源商貧則課項無出而成本乃關商之命本
虧則立見拮据今河東自被災以來課缺商疲幸蒙我
皇上多方培養庶可漸期復元臣核商人受困雖非一
端而要由於從前所定之鹽價伏查河東鹽法每二百四
十觔為一引一百二十引為一名坐商管業畦號澆晒鹽
觔責與運商謂之場價運商買鹽辦課運發售賣則有鹽
價向來鹽價原係隨時長落並無定額自乾隆十年前鹽
臣衆神保始行定價俾豐年不減歉歲無增至乾隆二十
年坐商場價日昂運商困而日困是以前鹽臣西寧等奏
請每觔增銀二釐經部議增一釐限以三年為止嗣於二
十四年三年期滿場價轉昂復經臣薩哈岱奏請再行

展限三年蒙　恩俞允在案是河東現在行鹽之價較之原議每觔已增銀一釐商力自當稍裕其奈商價日長比前更昂所增不償所費是以日累日深伏查衆神保價定之初爾時適屢遇豐收場價甚賤每鹽一名需銀止二三十兩自後場價節年遞長至西寧請增之時已增至八九十兩衆商已稱賠累不支迨至於今凡鹽一名至二百十兩較之定價之始不啻十倍有餘在坐商澆晒維艱收鹽無幾所費工本不得不於所收鹽內取償若必令其減價賣與運商則坐商資本更屬無多勢必拋荒畦地澆晒無人矣而運商於買鹽之價日增賣鹽之額有定商本安得不虧課項於何取辦且同是一鹽其為坐商澆晒之鹽固不能為之限制聽其隨時長落賣與運商其為運商辦納課項之鹽則繩之以定價不許絲毫增長而令其虧本

行銷撥之情法之平亦殊爲未協夫民間日用百物俱有消長之時而獨於鹽勒之以一定之價目今商人多運一名之鹽即多賠一名之本商力有盡民食無窮資本既空轉輸不繼民食既缺行濟孔殷將有奸民逐利私販居奇小民苦於食淡即貴價亦所甘心地方官以官店無鹽即責私亦難於嚴禁然則本爲使民乃適以病民而肥梟販耳於國計民生兩無所利伏讀乾隆十六年免追淮商鹽價案内奉　上諭民間物價本自不齊祇可隨時調劑不能概繩以官法即如人生日用最急者莫如食米一項令謂意在恤民而欲官爲立制務使市價損之又損閭閻皆得賤食意則美矣欲其行之於事能乎不能乎國家休養生息百有餘年户口繁衍自古希逢之盛食人庶則用廣用廣則價昂此一定之理經國者要在務持大體而於

事勢通變盈縮之間為之補偏救弊俾庶政皆得其平即所以嘉惠元元者不外是矣因議鹽法故推類及之而因時立制之道實亦不外此仰見我　皇上仁育義正至聖至明令臣等目擊河東商衆實在賠累情形自應仰遵通變盈縮補偏救弊之　諭旨悉心籌畫惟有仰懇天恩將河東行鹽之價稍與加增以為裕課蘇商之計臣等詳核商人買鹽細數每鹽一觔較之從前增銀六釐有餘雖現賣價業經增有一釐究屬無補於事然若於民間食鹽價內照數加增又恐民間食貴臣等再四酌籌請於現今鹽價之外每觔再酌增銀一釐仍照前例限以三年倘三年之後鹽觔旺產場價平減即行　奏請刪除若場價仍然昂貴亦酌量情形據實具　奏請　旨遵行如此則衆商目前之虧折雖不能全抵成本然亦庶得少

有補荳矣至於鹽價議增或恐於民不便臣等訪之輿論酌乎情理以中人八口之家計之每年所食極多不至百觔增銀不過一錢一年之內多用銀一錢於中人之家未見其損即與之節省一錢亦於中人之家非有甚補至若民間下戶食鹽無幾所增更屬無多於民絕無所累夫鹽為日用必需不可不隨時調劑若病商而大有益於民非持平之道況病商以誤課而行此些微之惠於民民未受益而商已重困國課民食所關甚鉅臣等不揣冒昧謹合詞密 奏倘蒙 俞允並請將二十四年增價一釐展限之處歸入此案俟三年期滿再行 奏請 聖裁

請嚴合戶朋糧疏乾隆二十六年 吳士端

四川布政使臣吳士端謹 奏為請嚴合戶朋糧之積獘以息爭訟事竊照田土為小民衣食之源契冊係耕管承

糧之據必須糧田清楚推收明白庶足杜吞占而息訟端
臣查川省昔年地廣人稀招徠墾闢占為己業多係外來
無籍窮民合夥開墾原不一姓或墾闢未久而轉售他人
朋名合接是以承糧入冊有糧止一柱而兩三人串名註
冊者積習相沿已久在報墾之初通力合作無分彼此迨
年生齒日繁田價數倍於前奸猾之徒以糧係總名承納
易於朦混未免日久生心或乘機吞占或一總盜賣或將
己田出售而推收過割糧數淆混不清甚有產去糧存經
年搆訟釀成大案者似宜查禁清釐以息爭訟但積獘已
久應請酌予一年之限令地方官出示曉諭凡有從前合
糧戶口各照本名下應分田地若干應完糧銀若干分剖
清楚酌定界址公同報官改正以本戶的名註冊自行承
糧完納倘敢狃於積習逾限不行呈報請改者一經發覺

時詭寄田糧律計畝分別治罪如此庶覇占之風漸息而
於田糧不致混淆矣

酌籌農忙停訟之例以崇實政疏 乾隆二十六年

錢汝誠

戶部侍郎臣錢汝誠謹 奏為酌籌農忙停訟之例以崇
實政以防懈弛事伏查舊例每年自四月初一日至七月
三十日止一切民詞除盜賊人命等重情照常受理外其
戶婚田土等事一概不准受理自八月初一日以後方准
聽斷謂之農忙停訟地方有司衙門至期懸牌曉示沿為
故套伏思各衙門封篆既不准理詞狀又益以四五六七
等月停訟是一年之中清理戶婚田土等事不過半載即
使簡僻小邑事務本少而審斷久懸終不免叢脞若事繁
之區案牘堆積遲之又久苟非沉擱拖累必至草率完結

地方有司果係老成練達之員原知農忙停訟本屬具文一切應理事件仍自照常查辦或不致因循僨事倘庸懦怠惰之人或係初登仕版正可藉詞推諉任意耽延其為貽害地方正非淺鮮臣再四推原例義意在恤農原為兩造俱係農民而所控之事又係丈量踏勘難於速結實有妨於農務者方可緩期聽理至戶婚田土等事皆士民工商之家均有爭控不必盡出業農之人即其閒有一二干涉應行質訊者亦可速為審結無妨農務若拘於成例概不准理必致無知愚民遇有雀角細故明知官不受理急圖洩忿或邀約親族或別啟釁端節外生枝輾轉滋蔓現在臣於刑名總題案件留心查閱每有事本細微而適值停訟屆期一時未及伸理竟至釀成人命者不一而足殊非整飭吏治綜覈名實之道自應急為變通臣愚昧之見

仰請　皇上勅諭各省督撫嚴飭地方有司嗣後凡值
農忙之際遇有民間詞訟必確查兩造實係農民所告之
事關係丈量踏勘一時未能清結差拘候審必致有妨耕
作者方准詳明立案展限至八月聽斷其餘應行事件隨
時完結不得以時值農忙概不受理並請將懸牌出示具
文永行停止如此庶塵案可以速清而吏道則於核實矣

陳稅課事宜疏乾隆二十七年　趙佑

京畿道監察御史臣趙佑謹　奏爲敬陳稅課事宜仰祈
　睿鑒事竊照軍機大臣等遵　旨議覆江蘇藩司
安寧奏江廣等處商船舍滸關而遠走海關避重就輕有
違定制應令嚴飭查禁一摺奉　旨依議欽此臣從邸
抄詳閱之下知安寧意在增加海關稅則即該督撫亦曾
以此奏請而　諭旨俱不允行仰見我　皇上恤商

使民量同覆育重　國課而抑澆風意至善也臣職在徵
求何敢於已奉　俞旨之後復行妄瀆惟是再三細繹
商賈小人趨利若鶩苟可避就秋毫必爭然使貨船不由
滸關潛行海洋其中實有偷漏正稅別干洋禁之處即為
情重所不宥今仍收口報納不過七折對折稍分輕重關
口雖有異同國課曾無彼此固不必過為區別也伏思海
關稅則雖許關本不為重　皇上愛民如子諸商久樂
輸將必不以正額為嫌而舍河內之坦直就外洋之紆迴
甘冒風濤不測之險推厥所由誠見各關陋習往往客船
報納一切火耗飯食丈量稅票諸雜費家人巡攔藉端需
索中飽分肥欲壑難滿而滸關為東南衝會乃其尤甚商
賈觀望規避非避正額避需索也海關於此等商船或諸
項索費稍減亦未可定是以商船貪往漸至日多今既澌

懸禁令歸口定有專送商船勢無他徙吏胥勒索恐益滋弊合無仰懇　天恩勅下該督撫監督等確遵定例實力詳查將浙關需索陋習嚴行禁止使浮費不致多求則商船自然駢湊若第禁其海洋出入似尚非正本清源之道也

請開溝洫疏乾隆二十七年　湯世昌

山東道監察御史臣湯世昌謹　奏為請開溝洫之利以裨民田以惠行旅仰祈　睿鑒事竊照今歲近京處雨水過多山水長發地土濕透不能消涸低田不免淹損行路阻於泥濘頗為農桑之病夫江浙之田所收多而賦財富以水利修而農力勤也西北則不然並無溝洫全仗天時犁種以後彌望不見一人不惟糧數甚輕兼且時煩賑濟然欲仿古治地勢既不能惟於大道兩旁開溝深廣旱

潦積以蓄洩商旅便於馳驅且大道可行亦不致故犯田間踐踏禾稼是亦水利之一端刻不可廢者也謹按修理隄防本垂　功令直省開載查辦而督率無人未免有名無實地方官皆以案牘無暇工費無出為辭夫郡縣佐貳多水利列銜又本省效用人員可供驅策伏祈　皇上勅諭各督撫嚴飭所屬務於秋成之後遴委勤慎佐雜以及分發各員督率該地農民照河工民埝民修之例酌令富者計畝出夫貧者出力餬口於大道經行之所闊則兩旁開溝狹則止開一道因其地勢層層疏浚如有橋道積窪量加深廣以為瀦水之地即以挖起之土培平大道阬窪旁起坡岸如有餘力再將境內小河溪澗必由之徑決淤宣洩預備橋船乘此農隙之時工程數月可竣然後飭令道府輕騎減從據報勘實如所過道路間有不修及修

不如法即傳諭地保速集民夫立時改築如一處溝渠狹阻即責令該管近地業戶即時疏浚而所委工員實心與否一望可知優則議叙劣則議懲全在大員秉公明下僚自然踴躍夫閭閻自為身家即使各出財力亦合乎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之義行之有效即村莊徑路亦可仿行如果實力辦理永遠增修雖未能盡除水患然溝中行得一分即地上減去一分而傍路之地阡陌綿長水有歸宿田不受其淹沒旅不病於徒涉於民生不無小補也

皇清奏議卷五十二